

世界文學名著

沙 弗

杜德 貝洛合著

王 了 一 譯

SAPHO

By
ALPHONSE DAUDET
and
ADOLPHE BELOT

Translated by
WANG LIAO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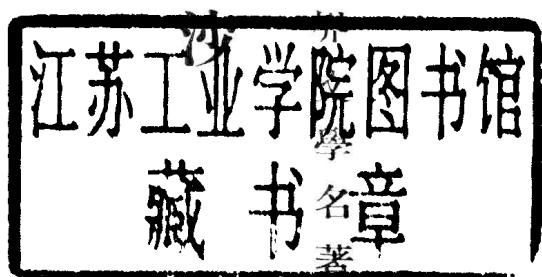
世

界

学

名

著



弗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83401.1)

世界文學名著 沙 第一冊

S a p h o

每冊定價大洋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Alphonse Daudet
Adolphe Belot

譯述者
王 了 一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書校對者何繼曾)

著者小傳與本劇略評

杜德 (Alphonse Daudet) 亦譯多德或都德，一八四〇年生於寧姆 (Nîmes)，一八九七年逝世。

杜德是自然主義派的健將，我國早已有人介紹，其小說如小物件 (Le Petit Chose)，磨坊文札 (Les Lettres de mon moulin)，拜禮一日記 (Les Contes du Lundi) 等，已有人次第譯成中文。今專敘述他的戲劇。

他的戲劇有：哥哥 (Le Frère aîné, 1868)，犧牲 (Le Sacrifice, 1869)，阿麗女郎 (l'Arlesienne, 1872)，麗斯達凡尼耶 (Lise Tavernier, 1872)，此外還有與貝洛 (Adolphe Belot) 合著的沙菲 (Sapho, 1885)，是從他的著名小說沙菲變化而成的。小說沙菲已由本人譯成中文，交開明書店出版。茲又譯其戲劇沙菲，編入法蘭西國立戲院

劇本彙編。沙弗一劇，於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次在詹納斯戲院開演，一八九二年，在法蘭西大戲院開演。此後每年在該院屢次開演，最近二次是一九三〇年九月廿九，十月四日。沙弗是描寫巴黎風俗的寫實作品，寫的是奢侈生活的黑暗方面，婦人的魔力，令人不寒而慄。阿麗女郎亦由友人羅玉君譯出，交商務印書館出版。

與杜德合著本劇的貝洛 (1829-1890)，也是戲劇名家。他的傑作有基洛多的遺囑 (Le Testament de César Girodot)，學理上的丈夫 (Les Maris à systèmes)，沒關係的 人們 (les Indifférents)，穆爾東小姐 (Miss Multon)，弑親者 (le Parricide) 等。

十九年十月十日譯者

登場人物

男

約翰葛桑

西薩爾

戴士賁

高德爾

菩提

鮑爾特里

何特瑪先生

勒格朗伯伯

登 場 人 物

沙

弗

女

樊尼勒格朗

黃繁

苡蘭維達利

何特瑪夫人

洛沙留桑歇

阿麗絲多勒

小左賽夫

法朗新

——現代劇——

第一幕

佈景：——在巴黎，約翰葛桑的住宅裏的一間作業室。幾件勃羅旺斯的家具，鋼琴在右，工作桌子在左；後方有些大布帷分隔着，對過乃是一間外廳，這外廳直對樓梯的平台。右邊一個旁門直通寢室。左邊一個窗子，對面是一個火櫥。宅中陳設，是新搬入宅，秩序零亂的樣子；屋子的中間有解開了的箱子——一個裝鏡的照片，片中表現一處風景，此片尚未懸掛好，只倚在鋼琴上，十分當眼。——時近黃昏。

第一齣

約翰葛桑，
叔父西薩爾。

（葛桑在後方，俯在椅子上，手裏一個鐵槌，把些釘子釘在牆上。叔父西薩爾只穿着襯衫

與背心，也是以背向着台下，正在很勤快地，搬那箱子裏的東西出來。箱子上有兩行大黑字：「非常易碎；——約翰葛桑，安斯特丹路，巴黎。」

葛桑（不轉身，只把手搖了幾搖。） 噯唷！

西薩爾（繼續地搬箱子裏的東西出來。） 怎麼樣？

葛桑 沒有怎麼樣，叔父……鐵槌打痛了手指。

西薩爾 又來……你一輩子做不得糊牆匠。這是容易懂得的：一個外交部的部員，一個候補領事，怪不得！

葛桑（又把鐵槌打一下。） 這一次可釘牢了！（轉身，跳下了椅子，走向那一張大照片，含情地注視。）這是我們的新府的房子，這是我們的葡萄田，這是我們的香樹林……我要把這照片放近眼前，我的工作可以因此更起勁。（舉起那照片。）呀！重得很……叔父，幫我一幫。

西薩爾（在箱子前。） 等一等……我想我找着她了。

葛桑（走近。）什麼？

西薩爾 你不要管！等一下你看……她在箱底。

葛桑（注視。）呀！沙菲！……高德爾所塑的沙菲（註二）

西薩爾 是的，我們想以此博你的歡心……這是你的可憐的父親的一種紀念物。

葛桑 真的，我記起了……當年他常把沙菲放在他的作業室裏。

西薩爾（把那小塑像掉轉。）這女子長得很可喜……只是年紀小了些；臂與肩的肉還

少。（嚴重的神氣。）彫刻家高德爾是十八世紀的人嗎？

葛桑（笑。）不叔父，這是現代的，最近最近的……假使他聽見您的話，他會有自負的面色呢。

西薩爾 呀，你須知，什麼美術！……我只曉得有葡萄田……南方的葡萄都被我用灌溉的方法救了……這已經够一個男人的光榮了。

（註一）沙菲（Sappho），希臘古代的女子，以善做詩及富於感情著名，後因失望投海而死，後世彫刻家往往塑其像。

葛桑（把塑像放在鋼琴上。）我的朋友高德爾是一個大美術家，是國家學會的會員。

西薩爾 你的朋友！

葛桑 是的，這個冬天我僥倖在一個熱鬧的岡岡跳舞會認識了他。

西薩爾（驚呆，憤激。）岡岡跳舞！一個國家學會的會員！

葛桑 是的，叔父。

西薩爾 岡岡跳舞，像當年人家在伯拉多舞場所跳的嗎？

葛桑 那麼，您是認得伯拉多舞場的了，叔父？

西薩爾 唉，你問我認得不認得！當年我與谷伯拜師同住居查路的時候，我每晚到伯拉多

舞場去，是幾年前的事了。（興高采烈地。）好姪兒，那時候我鬧的是什麼花天酒地……

再說米加倫節，我們進伯拉多舞場！谷伯拜師扮一個將軍，他的小莫爾娜扮一個米爾波

民，這種化裝可以為她造福，因為她在加伯得納克戲院的悲劇裏做了第一等角色……

我呢，我陪伴着本區的一個女人跳舞，這是現世的人所認識的比利居爾，她在男子們當

中唱調情的歌曲，把骯髒的話頭贈給人們，像她的腿一樣呢……（作態。）

葛桑 叔父……嬌娘！

西薩爾（恐怖，後來又放心。） 調笑鬼！……你的嬌娘還沒有來……為什麼你要嚇我？

……她到阿桑 祥修道院找她的義女小苡蘭去了。等一會兒苡蘭與我們一塊兒啓程。

葛桑 苡蘭 維達利……您決意把她帶走嗎？

西薩爾 你叫我怎麼辦呢？這女孩，我們不能把她一人留在巴黎……她的母親死了，她的

父親——那司令——到殖民地去了，要幾年後纔回來……荑蘩說：「我們把她帶到家

裏去罷。我有了她，可以代替我那小約翰。」因為從前她待你像兒子一般，二年前，你離了家之後，她常常感受到虛空的生活。

葛桑 親愛的嬌娘荑蘩！

西薩爾（拭目。） 唉！是的，是的！……她是一個聖女，一件財寶，是天賜給我們的。（活潑地，

快活地，幾乎是放縱地。）喂，風流兒，你到巴黎兩年了……大約弄了許多陰性了。

葛桑 陰性？

西薩爾 呃，是的……是些小女人……你不懂你的故鄉話了嗎？

葛桑（笑。） 說良心話，叔父，我只專心學習法律。我不認識一個人，我雖則在巴黎生活了許久，但是我沒有變成巴黎人。

西薩爾 笑話，你能在學校的天井裏結識了一個國家學會的會員嗎？

葛桑 不。這却是在戴士賈家裏。

西薩爾 我們那戴士賈嗎？那工程師嗎？

葛桑 是的。是那教皇新府的戴士賈。他很固執，在教皇新府常常保留着一份產業，恰在我們的產業旁邊。三個月以前，我偶然遇着了他，我到他家參預一次夜會，看一看，只一次……西薩爾 戴士賈在巴黎！那麼，他不在印度斯坦建築鐵路了嗎？當年你的父親做加盧米爾的領事的時候還遇見他在那邊，我似乎記得很清楚……

葛桑 是的，叔父……但是，戴士賈雖則在遠地方做建築的營業，始終比我的可憐的父親

更富，更自由，所以他每年因為在熱帶苦了十個月，在帳幕裏够受了，特此回到巴黎住幾時。他在羅馬路有一所房子，他的身邊有的是文人學士，美術家，美女子。他要求這文化之邦，把這裏所有豐富動人的事物，在幾個禮拜內都給他享受。

西薩爾（歎賞地。）這妖精真會享福！他爲着失去的時間而娛樂一場。

葛桑 唉！他的娛樂是很冷的，十分恬靜，不可動搖……始終保存着半睡半笑的態度與好孩子的心情，這是您所知道的。

西薩爾 冷的……冷的……但是有女人的時候呢？

葛桑 唉！女人們不很關心於他……他對於她們，只像一個東方的男子，很寬宏，很有禮……
……沒有一個女人敢自誇能做過他的兩夜情婦。

西薩爾 是的，我也還喜歡這樣……變化變化也好……你呢，這是不是你的方針？

葛桑 是的，叔父……我很怕長久的結合……

西薩爾 別的呢？不長久的女人呢？你該經過了幾個吧？

葛桑 唉！您須知……老是一樣的歷史，同樣的模型……啤酒店裏，溜冰館裏，有時候還不

少年輕貌美的，只是她們其實太蠢了，太俗了……說到這裏……

西薩爾 你說笑話嗎？……在我的時代……

葛桑 只有一個……是一個埃及婦人……她却不像別的婦人一樣……

西薩爾 一個埃及婦人嗎？外國人嗎？

葛桑 唉，不是的……巴黎人，十足巴黎人！

西薩爾（精神煥發。） 女伶嗎？

葛桑 我不曉得。

西薩爾 美不美？

葛桑 不……比美還更好。

西薩爾 呼！是一個高大的婦人是不是？

葛桑（指小塑像。） 像沙菲一樣。

西薩爾 吓！她名叫什麼？

葛桑 樊尼勒格朗。

西薩爾（尋思）樊尼勒格朗！等一等，讓我回憶一下。

葛桑（笑）唉！叔父，您不必思索了……這不是在您的時代的……

西薩爾 你以為嗎？

葛桑 我敢斷定。我在戴士賈家裏的化裝跳舞會裏遇見了她……她穿的是奇異的衣服，圍着藍綢的大口袋，她的身體閃閃地放光……面網直罩到這裏……人家只能看見她的眼睛與手臂……唉！眼睛……唉！手臂！

西薩爾 後來你即刻給她迷住了……平地一聲雷，是不是像當年我與比利居爾一般，是不是？

葛桑 不，那時候我怕起來……她太奇怪了，掩飾太多了……還有她的額上垂着的珍珠串互相衝撞着。我覺得有什麼鬼物對我說道：「不要去！」

西薩爾 然而你竟去了……當然。

葛桑 我不曉得怎樣弄成的……我們一塊兒離開了跳舞會，在早上四點鐘的時候，我們竟到了查各陌路。這路有一間學生旅館，乃是我當時所住的地方。

西薩爾 從羅馬路直到拉丁區！她該是覺得路途未免太長了。

葛桑（越回憶，越興奮。）她不覺得路長，只覺得樓太高了些……要爬四層樓，很不容易。我笑着問道：「您要不要我抱您上去……」她輕視而多情地望了我一望，這一望，表示她很有經驗，似乎她在說：「可憐的孩子！」於是我雙手抱起她……一口氣跑上了第一層樓。

西薩爾 何等的氣概……你真不愧是一個南方人！

葛桑 爬第二層樓的時間長了些，沒有什麼樂趣；那女人全身委棄給我，我漸漸地覺得她重了。到了第三層樓的平台，我喘氣像一個搬鋼琴的工人，同時她像一隻貓吱吱地叫道：「唉！我的心肝，好極了，舒服極了！」到了第四層樓的時候，牆壁，窗子，欄杆都團團地旋轉。